明月灣區

主辦機構：香港作家聯會

香港藝術發展局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藝發局邀約計劃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報 道】

永久的創新和傳承——毛俊輝的粵劇情

●傅　曉

編按：二〇二三年三月十至十二日，《毛俊輝・粵劇情》於高山劇場新翼演藝廳公演，由「戲劇教父」毛俊輝與香港藝術節再度合作，內容改編三段經典折子戲，用三種改編方向表演，為活化粵劇再獻新猷。

演出結束後，Mandy帶着我奔向高山劇場的後台。人稱「毛Sir」的毛俊輝導演，當時正在和一位主創人員興致勃勃的講話，像是討論着剛剛演出的表現，不便打擾，趁着空檔我到化妝間和演出的小夥伴寒暄了幾句，小跑回來時毛Sir在吃一隻香蕉，他向我們不好意思的打招呼，說不要介意他的失禮。

這一幕顯得特別熟悉，去年七月在文化中心，毛Sir爲香港文聯導演《鐘聲迴響》的文藝晚會，他也是這樣專注到忘了自己的疲勞和飢餓，工作人員不停提醒他吃飯，他匆匆走到後台扒了幾口飯，又匆匆而去。

這種全神貫注、傾盡全力，實在感染。

剛剛見面打完招呼，毛Sir立刻問：「你覺得演出怎樣？但說無妨！」

這還用說，當然是好看、好看、好看。其實，看過毛Sir導演或演出的話劇不少，這卻是我第一次欣賞他導演的粵劇。他在二〇一八年和二〇一九年曾經導演《百花亭贈劍》，以創新方式演繹給觀衆耳目一新的感受，也在粵劇界帶來思考和回響。那時未能欣賞，心中的小小遺憾今日才能彌補。

▲作者（右一）和演戲家族行政總監姚潤敏Mandy（左一）到後台探班，中間是毛俊輝導演和太太胡美儀女士。

毛Sir會說故事

演出絕對是精彩的。毛Sir人稱「戲劇教父」，是個會講故事的人。作爲藝術家，一方面要表達自己心中的所思所想所悟，他更考慮到觀衆的思維，讓觀看者能夠理解故事的陳述，進入故事的情感。

今次的演出是新編的三台經典折子戲，故事各不相同，但都圍繞一個「情」字，折子戲的呈現方式竟然讓人感覺連貫得很。

《藏舟一夜》中田玉川（洪海飾）與漁女胡鳳蓮（曉瑜飾），在患難中心意觸碰而定下海誓山盟，舞台布置相對簡單，但配合背景影像的切換以及燈光效果，渲染出獨特而細膩的感情進展；孝莊（林芯菱飾）和多爾袞（衛駿輝飾）的故事耳熟能詳，《密誓背後》以一個場景，將政治角力和情感糾葛一層層展現出來，是另一種「情」的展現，是權力、取捨、相知相惜又相忌的複雜情感；《我的窺醉》很特別，現代女孩Linda（林穎施飾）夢境中遇見古代的趙汝州（王志良飾），改編自唐滌生經典《蝶影紅梨記》，選擇從一個現代女孩子的視角來投入山東才子趙汝州和汴京名妓謝素秋的故事。

原來這就是「粵劇情」，粵劇中所表現出的不同形勢的情感，也是毛Sir對粵劇赤熱的情懷。

毛Sir也善於發掘演員的不同面，幾位年輕的演員也是我多年的朋友，她們演出的角色多有個人特色，樣貌和性格都乖巧伶俐的芯菱可以塑造出端莊且極具政治手腕的孝莊，唱功上也是與平日不同的充滿霸氣，而印象中一直是大女主的穎施可以演繹出一番調皮靈動，讓觀衆也跟隨着他們的情感進入劇情。

坐我鄰座的是有名設計師也是藝術家的劉小康老師，他分享說：「三場折子戲改變爲三個短篇故事，每個都有起承轉合，觀衆雖然不知道全劇的內容，但都能投入折子戲，看得津津有味。」這是毛Sir講故事的高超之處。

粵劇的創新

可能大家不知道，在香港，每年演出最多的藝術種類就是粵劇，從戲曲中心的殿堂到民間爲慶祝神誕而舉辦的神功戲，這門文化藝術可謂是深入民心。但觀衆年齡漸長，也存在行業希望傳承和突破的掣肘。

來到香港之後，才接觸到粵劇這門藝術，也讚歎於這個傳統的文化藝術形式，將唱、做、念、打很全面的融合在一起，其中忠孝節義的故事和優美的語句，都是中國文化底蘊和中國精神的最好載體。粵劇這東西，更是超越了藝術，和民間信仰、傳統節慶和生活方式連接在一起，成爲香港人的文化底蘊。

在二〇〇九年，粵劇正式被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教科文）組織批准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成爲香港首項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進一步受到政府和民間的重視。

是不是到了一定的年齡就會喜歡粵劇（或其他形式的戲曲）呢？也許年紀大些了我就會知道。

毛Sir說：「戲曲如果停留在過去的模式，始終很容易和現代的社會和生活脫節。」二〇一八年，毛Sir與香港藝術節合作《百花亭贈劍》，當時也獲得讚譽，到二〇一九年又重做。今次《粵劇情》的嘗試，更有將戲劇和戲曲結合的味道，短短的折子戲也可以引人入勝，以吸引更多年輕人、新觀衆。當然，還有劇本故事的改編，到表演手法、音樂處理、舞美設計等新意，觀衆未必需要知道背後的精心籌備，卻可以享受和滿意觀看演出的體驗。

創新和傳承是永久的過程，粵劇作爲文化藝術或生活方式，還在不斷探索它的藍海。

（圖片由傅曉提供。作者爲香港作家聯會理事、字遊網執行編輯。）

▲毛俊輝導演在演出後與大家分享心得。

▲《毛俊輝・粵劇情》首演後的全員謝幕。

【文化綠蔭】

圖書館已沒有愛情故事

●朱少璋

主要以木材搭建的臺北市立北投圖書館，獲美國Flavorwire.com網站評爲「全球最美二十五座公立圖書館」之一。此館外型像一艘大木船，多大窗，日間館內陽光處處。館內館外處處鋪墊着褐黃而微帶油亮的木材，讓人覺得幾場春雨過後整座圖書館會漸次長出花葉來。北投圖書館不是學術研究的寶藏秘府，而是閒暇閱覽的洞天福地。設計師、讀者或遊客卻總把此館的價值放在「環保」的標準上作考量；都說是綠色建築，又節能又減碳。

館內的書架也多是木造的，木書架僅四尺多高，一列列整整齊齊，中間貫以阡陌；遠望就像一畦畦修剪合度的矮樹叢。在這裏，讀者不會生起書海沒頂的錯覺；站在高度僅及胸腹的書架前四顧無礙，一望空闊，視線可以在館內自由舒展、游移。吾生有涯而知也無涯，矮書架存書多少不足爲恨；恨只恨再無緣在高高的書架前，透過或疏或密的書縫，一瞥在書架另一邊正在尋書看書的意中人。

那些年校園少女的傳統形象是文雅嫻靜愛閱讀，弗雷德的《圖書館的故事》中譯本十四章都沒有提及書架前的浪漫。我們這一輩人的戀愛荳芽夢，卻或多或少與圖書館有關。記憶中的書架又高又大，排滿了書：是一堵堵用書磚砌成的高牆。年輕書獃子偶然在書牆上挖下一兩塊磚頭，書牆的另一邊彷彿若有光：一瞥驚鴻倩影、一霎過隙白駒，都在這窄小的縫口一一溜過。也不知哪一位電影導演的煽情鏡頭首次捕捉得住這初開情竇的一霎，不強調黃金屋，卻情深款款地展現了書中的顏如玉；少年多情，一看，就感動了。

少年熱情氾濫不符感情環保的節能原則，情懷與人俱老想深一層也不是壞事。人老了最起碼對男歡女愛的事情看得淡薄些，如此則血壓可以平穩些呼吸可以暢順些思維可以冷靜些。年少時候的種種熱情和感動都漸次沉澱，雖然還存在，卻也沒有再被攪起的理由。忽發奇想本來要繼弗雷德的《圖書館的故事》續寫一部《圖書館的愛情故事》，但在名列「世界十大綠色建築」的北投圖書館內，一旦想到減排、減廢等環保原則，加上人已年過半百逼近耳順，總沒法子拿得出動筆的勇氣來。

（作者爲香港作家。）

開越陸大夫

●陳橋生

對趙佗南越立國，漢朝起初採取的對策是把嶺南之地「遙封」給越族功臣，爲南越樹敵，以此加以牽制。是以，劉邦封番君吳芮爲長沙王，封地爲長沙、豫章、象、桂林、南海五郡，其實後三郡都在趙佗的實際掌握之中，吳芮只是得個「虛封」而已。封是封了，能不能眞正據有之，就看你自己的本領了。

事實上，由於趙佗修武備，據嶺固守，受封者始終無隙可乘。漢高祖十一年（前一九六年），爲一統江山，劉邦着手打破這一僵局。

首先是公開頒詔肯定趙佗在嶺南的作爲及功績，釋放善意。然後派大臣陸賈出使南越，賜趙佗璽綬，立爲南越王。於此，《漢書》記載中一筆帶過：「使陸賈即授璽綬。它稽首稱臣。」彷彿這是自然而然順理成章之事，這邊一授璽綬，那頭便稽首稱臣。然而，這一筆略過的歷史，卻是潛藏有多少的刀光劍影、波詭雲譎。

陸賈奉命帶隊乘坐官船前往南越，來到番禺城外登陸，但趙佗初時對劉邦的和平政策並不領情，遲遲不與接洽。據清代學者屈大均《廣東新語》記載：「陸賈初至南越，築城於番禺西滸以待佗，名曰陸賈城。」築城以待，可知是經過了不短時間的等候。

《史記》卷九十七《酈生陸賈列傳》中生動詳細地記載了陸賈第一次出使嶺南，及其與嶺南君主趙佗的初次交鋒。史載中的這次交鋒，唇槍舌劍，機鋒四起，讓我們彷彿又領略到春秋戰國時期著名辯士的機智風采。

從「雖結箕倨見陸生」到「蹶然起坐謝陸生」，再到「大笑」、「大悅陸生，留與飲數月」，最後「賜陸生千金」，一系列的行爲動作，淋漓盡致地展現出在陸賈的凌厲攻勢下趙佗前倨後恭的心理變化全過程，爲我們生動地再現了兩千多年前的這場交鋒場景。

這是「禮義」對「蠻夷」的一次說服，是中原文明與嶺南文明最早的一次直接對話與正面交鋒。交鋒的結果，使割據而治的南越，重新納入到大漢帝國統一的版圖之中。

中華民族的統一強盛是數千年來無計其數的有識之士戮力奮鬥的結果，而漢、唐兩個盛世爲祖國的統一與強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陸賈以其出色的外交才華，爲漢王朝的統一，爲南越文明的發展，貢獻了傑出的智慧力量。「開越陸大夫」之稱，名副其實。

（作者爲《羊城晚報》編委、文化副刊部主任。）

「深二代」的咖啡館

●胡洪俠

深圳《晶報》有位員工，叫夏丹荔。一年多以前，這位小夏突然找到我說：「我要辭職。」我問爲什麼。她說：「我已經報名，要去隴南支教兩年。」聽到沒有？支教！一個深圳年輕人，辭職，是爲了到邊遠地區支教。我能反對嗎？我問：「和你爸爸老夏商量好了嗎？」小夏說：「這是我個人的選擇，不用徵求老夏意見。」

上個月，小夏突然微信我說：「我最近在福田偷偷開了間咖啡店，您要不要來參觀一下？」我說：「又搞什麼？爲什麼是偷偷的呢？在深圳開咖啡館又不違法。」她說：「因爲我開咖啡館，老夏不知道啊。」我說：「那爲什麼不讓老夏知道？」她說：「還不到時候吧？」我說：「那什麼時候算是到時候呢？」她說：「賠錢的時候。」

在深圳生活的人，百分之九十七以上都是移民。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深圳移民的孩子，像小夏這樣的，人們習慣稱之爲「深二代」。這些孩子和父輩不太一樣，他們陽光、進取、開放、獨立，英語好，學霸多，好奇心強，樂於冒險，更願意滿世界跑，也更願意表白「我是深圳人」。

說起辭職支教，老夏曾經告訴過我，小夏第一次支教是在高中畢業後，從此開始滿世界去當志願者。她去過埃及、印度、德國、土耳其、伊朗、阿富汗、斯里蘭卡、新加坡、新西蘭等國家。小夏鍛煉得人小心大，從容不迫，生存能力極強，每到一個地方都能很快學會幾句當地語言，迅速融入當地人生活。我記得她曾在「埃及家書」專欄裏說，埃及人特別熱情，她在埃及的五十天裏，前後被求婚二十九次。我讀後簡直如聞天方夜譚。

如今小夏又「偷偷開了間咖啡店」。話說那一天，深圳天朗氣清，惠風和暢，我滿懷各種疑慮，到小夏的咖啡店畫了一個圈兒。

一年多不見，小夏沒怎麼變，言談舉止還是那樣自由、自如、自在，好像她和我們生活的都不是一座城市、一個世界。

我問小夏：「深圳怎麼會突然冒出這麼多咖啡館啊？聽說福田區就有近兩千家。」她說：「不突然啊。你們老深圳人不知道而已。咱們新媒體大廈附近就有一條咖啡街啊，都兩三年了。」

小夏說：「深圳人各有各的生活，各有各的壓力，大家需要見面、提神、傾訴、交談啊，或者，就是需要一個地方獨自安靜一下，見見朋友。」「你們不懂深圳的咖啡文化，太落伍了，出去別說自己是深圳人。」

我來深圳三十年了，在小夏他們眼裏，我是老深圳人，未必懂得這個日新月異的新深圳。好吧，我承認。

（作者爲深圳報業集團副總編輯、《晶報》總編輯。）

香港藝術發展局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藝發局邀約計劃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創作園地】

寫作人之夫的自白

●宋詒瑞

我實在看不下去了，也不忍心她這麼受煎熬，便自告奮勇站出來說：「算了，你去專心寫你的吧，我來煮飯！」……正中她下懷！她喜不自禁把圍裙塞了給我，連連作揖：「拜託了，大師傅，你煮得比我好！」

這三年疫情，還給我家一個「煮」婦，摘掉了我這「伙頭軍」的帽子。

話還得從多年前說起。那是在我倆尚爲五斗米折腰的時期，她總算還守「婦道」——白天爲稻粱謀奔波，下班回家就急急忙忙準備晚餐。一陣手忙腳亂後，總還能湊合出一頓不算難看也不算好吃的晚飯來，好在我和兒子都是不講究的人，飯來張口，逆來順受，從沒多言。

但是，自從她迷上了寫作後，煮飯的態度就越來越差，飯菜質量每況日下！原來她是要早早結束晚餐時間，騰出手來伏桌提筆去也。人在廚房，嘴裏就叨叨不斷：「一頓晚餐要花兩個小時，實在是太浪費了！唉，如果有人發明一種可以不吃飯能生存的辦法就好了，可以省多少事！」天哪，千萬別出現這嚇人的辦法！

本來嘛，寫作不是件壞事，看她寫東西時一副喜滋滋樂呵呵的樣子，確也爲她高興；拿了稿費就要請我們去吃大餐，何樂而不爲？但她也確實辛苦——要忙到晚上九、十點鐘才能靜下心來寫一些，每天乘渡輪上班還懷揣小本子寫草稿，被內地來訪作家稱爲是「渡輪作家」。

我實在看不下去了，也不忍心她這麼受煎熬（有幾次切傷了手指，我懷疑是苦肉計。還有一次竟然說一名外國女作家因苦於爲家務捆綁沒時間寫作而自殺了，給我驚嚇不小！），便自告奮勇站出來說：「算了，你去專心寫你的吧，我來煮飯！」

正中她下懷！她喜不自禁把圍裙塞了給我，連連作揖：「拜託了，大師傅，你煮得比我好！」這倒是實話，我繼承客家母親的手藝，偶而露兩手炒個菜，都是精心細作，令人驚歎不已。

就這樣，幾十年來由我掌勺，倒也樂在其中。自由職業者的她就專注在外兼職在家寫作，外加各種社交活動及義務工作，也眞夠她忙的！

如此的日子過得可算和和美美、相得益彰，親友們稱我們是眞正的「天作之合」，她的女伴們都羨慕她「有福氣」。那年她在壽宴上宣稱「出版了這麼多書，一半功勞是他的，沒有他的後勤，我沒時間也沒心思寫出來。」總算有良心，說的是公平話。

可是，疫情一爆發，帶來了大變化！

她不用在外面東奔西跑了，各種會議和活動聚會取消了，這樣她在家的時間大大增加，得，就來找我的麻煩了！

眼光落在了飯菜上：今天的湯淡了，飯裏水放多了，咖喱太辣了……她眼光咄咄逼人：「年紀大了，失水準了？」其實我的手藝如常，可能是她以前坐在飯桌上心不在焉，根本不留意飯菜。現在卻來「雞蛋裏挑骨頭」了！

還沒等我賭氣說出「吃不慣你就自己來！」她果然自己開口了：「煮一頓飯沒什麼了不起，看看我來吧！」

首先，她說「怎麼總是這幾道菜？沒有新意！」她說要試試新花樣。

她全靠一部手機！動手前一晚就在網上尋找有關資料，反覆看；第二天實際操作前又打開手機看幾遍。如此照本宣科煮出的煎肉排、紅燒魚倒也不錯，贏得兒孫一致誇。這是結果，但要說其產生過程，卻是目不忍睹：

從雪櫃取材料時，她總要問哪盒是牛肉，哪盒是豬肉？最後她自己歸納出「顏色深些的是牛肉」！醃肉時，每次她都要問哪瓶是醬油，是老抽還是生抽？隨時要回答她「澱粉在哪？麻油在哪？料酒在哪？」諸如此類的問題，比我自己操作煩得多。

再說切功吧，她技藝生疏，險象橫生，看得我心驚肉跳。且不說動作慢得叫我心癢癢，加上危情四伏——鉋子用反了，刮到了自己的手；菜刀劈不下蘿蔔，就埋怨刀太鈍，要找磨刀石；劏魚時，被魚刺扎了，竟然紅腫了兩天；切肉時的驚呼聲是常事，幾次稍微見紅。

驚嚇之事還是不少。一天，只聽得哐噹一聲響——糟了，好好的一個大蒸鍋的玻璃蓋不知怎地會掉在地上粉身碎骨！沒過兩天，又是叭嗒一聲，我急急趕過去一探究竟，她訕訕地說「不知怎麼這個砂鍋蓋裂了」，有什麼好多問的？肯定是出自她的手！單隻鍋蓋是買不到的，好在她平時捨不得扔的寶貝有一大堆，東尋西找，覓到一個鐵鍋蓋權充蒸鍋蓋，稍稍大了一些；又給砂鍋配上了一個搪瓷鍋蓋，倒是正合適。她笑着說：「只能委屈這些鍋來個『張冠李戴』了！」

其他的小型事件那就不計其數了：瓷匙羹碎了幾個，瓷飯碗會缺了口，筷子不知怎地會燒焦一頭；煮東西燒糊了鍋是常有的事，好好的紅薯被煮成「烏焦木炭」，湯水滿溢出來澆滅了爐火的事也發生過……我見慣不怪，從不口出怨言，只是叫她放鬆些，她的進取精神和創新積極性要保護，不宜打擊——這是我的原則。

於是我倆又來了一次「磨合」：平日兩人的飯菜簡單，任她作主；周末家庭聚會的菜單由她策劃，我照常煮我拿手的幾個菜，她就任她喜歡搞些新花樣。如此相輔相成，每個周末都能弄出一桌頗爲像樣的菜來解解兒孫們的饞。她的創新還發展到能弄出燉甜品，還不時煮個上海菜飯、來次北方炸醬麵、包頓餃子或薺菜餛飩來換換口味，博得滿堂喝彩。

▲平日兩人的飯菜簡單，任她作主；周末家庭聚會的菜單由她策劃，我照常煮我拿手的幾個菜，她就任她喜歡搞些新花樣。（明報資料室）

她的文字功也有用武之地——醞釀已久的獨家菜譜經過我倆的合作（我口述她記錄攝影）也完成了二十多道菜餚的製作法，兒子編輯整理，印刷了二十冊贈送親友，傳宗接代。

嘿，疫情橫行被困在家，她收回了在外匆匆的腳步，贏得了時間，做回了主（煮）婦，似是不食人間煙火不知柴米油鹽的「仙女」下凡，來到我身邊，增添了我們家庭之樂，哈哈，眞是虧得疫情所賜啊！

（作者爲香港兒童文學作家、香港作家聯會監事。）

承學瑣記——追敘劉師紹銘教授

●黃偉豪

劉紹銘教授（**圓圖**）在我念嶺南大學中文本科時，已經是年逾六十五歲、白髮蒼蒼的學者。作爲剛接觸到中文學界的本科生來說，我不諳學術界的話語和範式，也對紹銘師沒有太多認知，只知道他是系主任和講座教授。後來聞知他不僅是廣受國際漢學界認可的著名學者，而且是著作等身的作家和翻譯家。

上世紀九十年代的香港，中學語文課有篇必讀課文，是白先勇〈驀然回首〉。當中提到叫夏濟安的人，一直不知道夏先生是何許人也，直到考入嶺大，修了許子東老師的中國現代文學課，課中列出兩部必讀參考書之一，便是紹銘師所主持翻譯的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查後方知紹銘師曾受學於夏志清，而夏志清與夏濟安是兄弟，這下才把紹銘師與白先勇、夏氏兄弟的關係串聯起來。不得不說，本科期間，有不少機會在校內外親聆白先勇的創作講座，都得靠紹銘師一人來牽線。紹銘師經常說，早在白先勇就讀香港喇沙書院時他們已相識，在臺灣大學外文系更是同窗，而且一起創辦《現代文學》，他主持講座時，還跟白先勇談到大家如何自行掏錢辦雜誌，遇到缺稿則一人分身用幾個筆名撰稿等等趣聞。這下才知道紹銘師在早期的文壇地位和交往事跡。

西方概念解讀文本

本以爲嶺大中文系大都是傳統派學者，後來才知道紹銘師與馬幼垣、陳炳良、梁秉鈞（筆名也斯）等其他老師都是海歸派學者。我也爲此修了紹銘師的「古代文學概論」、「明清小說選讀」等課——「明清小說選讀」課幾乎一半內容專講《紅樓夢》，記得他不斷激賞這部經典小說，認爲人物雖然繁多，但登場後讀者對每個人物都印象深刻，乃至介紹西方漢學界中的紅學家和紅學研究。課上他較多借用英雄錯誤（hamartia）等西方概念來解讀文本，曾經頗爲得意地跟我們說「值回票價了吧？」——可以說，他是以西方的「他者」角度來讓我們以另一嶄新角度來閱讀文本。有一次，我讀到敘事學理論，其中提到「polyperspectivity」這個名詞，不明就裏，貿貿然又當面討教。他沒有正面回答，只反問什麼叫做「poly」、「perspective」，再舉理工大學中的「polytechnic」來解釋「polyperspectivity」即多元視角，這倒有「不憤不啓，不悱不發」的教學意味。還有一件事情不妨一提：我本科畢業論文由於研究方向而不是由紹銘師指導，最後以〈李白詩的音樂性〉爲題自行構思，獨立完成、提交，後來稀裏糊塗、後知後覺聞知，原來作爲校內委員的紹銘師只給了全系兩篇本科畢業論文優等，拙文忝列其一，而紹銘師更將優等中的拙文送審給予校外委員吳宏一、王德威兩位教授，返回的評審意見稱指導有方云云，畢業後吳老師說對我留有印象而聘爲研究助理，我從此誤打誤撞地走上學術研究這條路來。回想起來，不得不感謝紹銘師背後的扶掖。

嶺大當時剛從學院升格爲大學，整體資源不如香港其他大學。紹銘師頗具國際視野，邀請李歐梵、葉嘉瑩、王威德等學者來嶺大主講講座——時任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的王德威教授已是成就斐然的青年學者，講座中他還提到紹銘師是他的老師。

性情中人

印象之中，紹銘師是性情中人。有一次到中文系辦公室，恰巧碰見馬幼垣老師，向他請教《水滸傳》聽其解說之際，只見紹銘師急忙地走向幼垣師，問他找了余英時先生沒有，知道還沒有的時候，立即使氣地說「唉！你還不快！」叮囑幼垣師趕快爲中文系聯繫余英時先生。我登時一臉詫異，卻也沒想到原來他們兩人其實非常要好，曾經合編《中國古典短篇小說選》等著作，幼垣師出版的一些論著，扉頁還特地誌念與紹銘師幾十年來的情誼。作爲學生或者讀者，我只看到紹銘師常常叼着口煙望遠沉思的嚴肅樣子，只想像到紹銘師在《吃馬鈴薯的日子》和《舊時香港》中的刻苦情景。可從與他同一年齡層的學者所描述當中，知道的反是另一個形象：記得我早年任教中文大學社區書院，時任校長何文匯教授得悉我嶺大中文系本科畢業，便提到紹銘師，說在美國與不少留美學者聯誼聚會，紹銘師也有出席，但他說話音線較小，話也不多；又記得在職浸會大學參與文學院主辦的大學文學獎籌委會，時任院長鍾玲老師提到，紹銘師退休一段時間，但常常叮囑她凡有評委活動，也得預先跟他聯繫——這可不是一派嚴肅的樣子。以學生的角度看老師，與以學者的身份看老師，確實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形象。

像紹銘師這一代比我們年長一輩的學者，廣爲我們同齡層的文人學者所熟悉，但他們一代的學者有部分卻爲比我們年少的下一代年輕學者所未聞——彷彿一代的話語範式與文化記憶隨着上一代學者的相繼離逝而逐漸受到淡忘。自紹銘師榮休後，偶然電郵問候，直至今年一月中旬，自滬回港稍留數周，從網上赫悉紹銘師溘然長逝已逾數天，更爲遺憾的是，一直以來竟然無人告知，遂以此文，摭拾對業師的記憶碎片。

（作者爲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學院國際化辦公室副主任及哈佛大學訪問學者，入選上海市領軍人才（海外）。）

▲這幅壁畫成為了歷史，因為已被拆了。來打卡的人超過二百人。它吸引過幾隻小鳥飛進來，但被滑落。我看着小鳥不斷掙扎想駐足枝上，很有趣。（何佳霖提供）

鳥語細碎，像一串逗號落在地上——春天系列

●何佳霖

一

我需要一個場景，荒蕪卻驚艷
有偉人的足跡，詩人的瘋狂，小草的淡淡清香
世界多麼奇妙，我不相信僅憑我一雙平凡的手就能讓四季開花
且在亂石上建造宮殿
許多不知名的草本叢生，我知道它們是因爲它們與我相似
邊緣，卑微，寂靜的時光無人問津
我知道它們是因爲它們與我一樣
需要一個廢棄的場景呈現自己的不凡
既看人鬼經過，也看日月生輝

二

我在都市的鐵皮上畫了蘭花，風影就晃動
我在泥濘中搭起大篷，詩人們就來了
於是我相信我是神愛的人
我是一隻飛不動的大雁啊
身邊的樹就駐足了各種鳥雀
牠們吱吱喳喳吱吱喳喳
牠們一定告訴我各種飛翔的本領
我也不知道自己爲什麼停留
難道我在等一個人，他落在我的後面

三

天很乾淨，鳥語細碎，像一串逗號落在地上
風像一把刷子，把空間延伸出去
沒有迷迭香
沒有你
我的夢境空無一人
廢棄的園子裏，一朵類似玫瑰的花，開得很認眞
我成了看花人。

（作者爲香港詩人、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香港女作家協會主席）

更多《明月灣區》內容可瀏覽：《明報月刊》網站：www.mingpaomonthly.com/gbaspecials
《明報》網站：www.mpgba.com > 點選右上方「明月灣區」欄目